



## 从那以后\*

〔日本〕筒井伴已

陈笃忱译

### 1. 代助在小石川的家·厨房

炭炉的铁丝网上有一片面包，散发着香气。

字幕：“1909年春天”。

穿着一件蓝地白碎花的和服，把衣襟掖起来的寄食学生门野(二十六岁)和管膳食的老太婆，不慌不忙地准备着已经过了时间的早餐。

门野(一面烤着面包一面用缺乏抑扬顿挫的奇特的语调说)：先生究竟打算做什么事呀？

老太婆在银盘里放上黄油和喝红茶用的茶杯。她穿着一件与自己年龄不太相称的色彩鲜艳的没有领子的衣服，这大概与她出身于烟花柳巷有关。

门野：真不知犯愁。找个工作做多好。

老太婆：大概打算结婚以后再慢慢地找工作吧。

门野：这倒也是个好主意。我真想也过一过那种整天读书、听音乐的生活。

老太婆(愕然)：你？

门野：不读书也行，能象他那样悠闲地玩玩就挺好。

### 2. 代助的书房

---

\* 本文选自日本《电影剧本》，1985年第12期。——编者

脸朝里躺在被褥上的长井代助(三十岁)懒洋洋地翻了个身，才徐徐睁开眼睛，一面打着哈欠一面顺手去拿枕边的报纸，但又感到疲倦，便把报纸扔在一边，把脸转向庭院。

有一扇纸拉窗敞开着，透过玻璃门可以望见庭院。红花映入眼帘。

代助凝视着庭院，把右手伸进睡衣，贴在胸前测试心脏的跳动。

### 3. 浴室

代助打着赤膊，站在镜子前面，仔细地用手摩擦胸脯和背部。忽而抬起手臂，忽而耸动肩膀，柔软的肌肉随着动作不停地颤抖着。代助时不时地注视着镜子里自己的映象。

### 4. 餐厅

代助在茶柜旁边，抱着双膝靠着柱子坐在那里。他用汤匙舀吃半熟的鸡蛋，呷一口红茶，然后拿起一枝香烟。门野连忙给他点着。

门野：水管子有点毛病啦。

代助：怎么，流得不通畅吗？

门野：没关系，今天就能修好。

代助怡然自得地喷着烟雾。

门野：先生，今天你的心脏的情况怎么样？

代助：今天的情况不错。

门野：说不定明天又觉得不好。象你这样神经过敏，岂不真的要弄出病来。

代助：我已经有病啦。

门野凝视着红光满面的代助。

门野(猛地站起来)：哎呀，差一点忘了，这里有一封信。

饭桌上放着一封信和一张明信片。

代助打开信一看是长井得写来的。他又拿起那张字迹潦草、署名“平冈常次郎”的明信片。

代助(自言自语地)：已经到了！

门野在收拾餐具。

代助：你替我给家里挂个电话。

门野：是。你要向家里说什么？

代助(边说边把信纸卷好)：就说今天约好有人来，回不了家，明后天一定回去。

门野：好的。

代助：老爷子出去旅行刚回来……(欲言又止)哦，不必请老爷子接电话，告诉谁都行。

门野：是。(心不在焉地走了出去)

代助把明信片掖在怀里，通过客厅来到书房。

## 5. 书房

代助站在花瓶右边的书架前面，取下一本沉甸甸的相册，便站在原地把相册的金属卡子打开，开始一页一页地翻着看，翻过几页，突然停下手来。

画面上出现了一张二十来岁的妇女半身照片，那是三千代。

代助低头凝视着这位妇女的面孔。

## 6. 字幕：《从那以后》

主要创作人员及演员表。

## 7. 代助家附近的小巷(夜晚)

人力车夫精神抖擞地奔入画面。车子上坐着一位体格魁伟、戴着眼镜的秃顶男子，他是平冈常次郎(三十岁)。

## 8. 代助家·客厅(夜晚)

平冈坐在安乐椅上，象是埋进去似的，光溜溜的头靠在椅背上，环视四周。

平冈(愉快地)：这房子不错嘛，比我想象的要好。

代助默然地来到身旁，打开烟盒，请平冈吸烟。

平冈：刚才在门口向老太婆借了两毛钱。我这人忘性太大，下了车才发现没带钱包。(哈哈大笑)

代助：还是谈谈今后有什么打算吧。

平冈：有很多话想跟你谈，不知从哪儿说起。

代助：过去的事我都知道，你来信都谈过。

平冈突然取下眼镜，用揉成一团的手绢擦拭着。

代助倚着柱子冷静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平冈(重新戴上眼镜)：你怎么样？

代助：我依然如故。

平冈：那太好了。我的变化实在太太……

平冈从椅子上站起来，眺望庭院。

平冈(突然改变语调)：哟，有木兰花！快开了吧。……气候真是相差很大。

代助：那边儿很暖和吧？

平冈(点点头)：非常暖和。

沉默片刻。平冈点燃纸烟。

老太婆端来茶水。

老太婆(和蔼可亲地)：茶炉刚上满水，烧开多花了点时间。

老太婆刚要进屋，代助连忙接过茶具。

老太婆向平冈深施一礼，退了出去。

平冈：除了那位老太婆以外，还有别人吗？

代助：有一名寄食学生。

平冈：就这些人吗。

代助：怎么？

平冈：相别已经三年，怎么还没结婚？

代助：要是结婚哪能不通知你，咱们是中学时代的好朋友嘛。对啦，你……

正要往下说，门野端着啤酒和菜肴走进来。门野一声不响地把盘子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摆在桌子上。

代助和平冈一声不响地坐在椅子上。

门野摆好以后，向客人轻轻点了一下头，将盘子挟在腋下，退出房间。

代助打开啤酒，把两只杯子都斟满。二人碰杯后，举起酒杯喝了一口。平冈一饮而尽。代助又给他斟满。

代助：前几天真让我吃了一惊。突然接到你的信，说什么最近就要离开那儿，搬到此地来住……

平冈(打断地)：你要是以为我高升了，那就大错特错啦。我这次是另谋职业。

代助：怎么，辞去了银行的职务！

平冈再次一饮而尽，并不忙于回答。代助也没再追问。

平冈：我本来就和分行的经理关系处得不好。偏巧我的部下在会计上出现了亏空，于是，要我对此负责。

代助：干嘛非要由你负责不可呀！

平冈(气呼呼地)：说的是嘛。干公司职员这行的，地位越高越能捞钱……象你这样没进入过社会的人，大概很难理解。

代助：早就进入社会啦，只是与你进入的社会种类不同罢了。

平冈：别引以自豪，时至今日你也会投降。

代助：当然，到了饿肚子的时候，随时都可能投降。但是，我现在并不感到不自由，那又何苦自找苦吃，去尝试那种卑劣的经验呢。

平冈露出不悦的神情，不停地吸烟。

代助喝着啤酒。

代助：那小子亏空了多少钱？

平冈：不到一千元。我替他补上了。

代助(开玩笑地)：看来你还是有钱，大概也捞了些吧。

平冈(瞪起充满血丝的眼睛看着代助)：即使捞了一些也都用了。连生活费都不够。那一千元还是借的。

二人继续喝酒。

## 9. 电车线路(夜晚)

代助蹑蹑跚跚地送着平冈。晚风吹拂。他们来到竖着红竿标志的停车场。二人保持沉默。

电车从远处驶来。

平冈：我住在神保町，乘那辆电车回去。

代助：是吗。（稍顿之后，突然地）孩子真可惜。

平冈：反正会死，倒不如不生。

电车驶近。

代助：再不能生了吗？

平冈：大概是吧。因为身体太不好啦。

代助不再说话。

平冈：妻子总问起你是结婚了，还是没结婚。

电车轰隆一声停在二人面前。

#### 10. 神保町的旅馆(夜晚)

旅馆的门灯。

#### 11. 旅馆二楼房间(夜晚)

一名妇女坐在洋灯旁修理布袜子的别扣，她是三千代(二十三岁)。

灯光摇曳，照见她那白皙的侧脸，纤细的腰部，下面的两只脚，一只穿着布袜子，一只赤裸着。

三千代象是在向谁挑战似的，专心致志地缝个不停。

在房间的角落里堆着准备搬家的行李和皮箱等物品。

三千代缝完布袜子后轻轻地嘘了一口气，然后穿上那只袜子。

平冈拉开隔扇门走进屋来。三千代猛的抬起头来。

三千代：这么快就回来啦。傍晚刮起大风，温度下降了……

平冈没有回答，一头倒在草席上。

平冈：本来想去浅草观看全景电影。

三千代：很久没看电影了，真想看呀。

平冈：这么想看吗？

三千代没有答话，把针线盒放在一旁，忙着去烧水沏茶。

平冈：真想喝点酒。

三千代：让服务员拿来吧。

平冈：不必了，出去喝去。

三千代不再说什么了。

平冈（拿出纸烟）：我已经托长井给我找工作了。

三千代拿出一件需要修理的短套褂。

平冈：他说问一问他哥哥的公司能否给想办法。……谁知道行不行。

三千代（对着针鼻引线）：他一定会尽心办理的。

平冈：那小子过得挺不错，悠闲自得。

三千代没回答。

平冈：实在不行就进报社工作。（他看着三千代）

三千代低着头一针一线地缝着。

## 12. 位于青山的代助父亲的家

一所气派很大的邸宅。

头戴呢帽的代助缓步走来。门柱上钉着一块显眼的木牌，上面写着“长井得”三个字。

代助进得门来，便听到来自庭院的犬吠声。代助吹起口哨。狗听到熟悉的口哨声，便不再吠叫。

远处传来提琴声。

## 13. 同上·阿缝的西式房间

穿着长袖和服的阿缝（十五岁），站在乐谱架前拉小提琴，紫在长发上的蝴蝶结时不时地晃动。阿缝两眼注视着房门，手里的弓子停止了拉动。只见房门露出了一条缝，代助在那里窥视。阿缝连忙跑过去。

阿缝（故作生气状）：叔叔总是偷听我拉琴。

代助：小缝，你的颤音很有进步。

阿缝（骄矜地）：我还感到不够味呐。

阿缝抓住准备离去的代助的袖子。代助转过身来。

阿缝（从门缝小声地说）：您知道爷爷要对您谈什么吗？

代助（虽然已经猜到却故意说）：不知道。

阿缝：关于叔叔的事……说亲的事。（两只调皮的眼睛望着代助，捂嘴

窃笑)

#### 14. 同上·房檐很长的小房间

隔扇上框的部位挂着一块写有“诚者天之道也”的匾额。

长井得(七十岁)端坐在匾额下，他在摆弄一把心爱的宝刀。

代助坐在他的面前。

得：你已经三十岁了吧。

代助：是的。

得：身体健康吗？

代助：两三年来没感冒过一次。

得把宝刀装进用梧桐木做成的盒子里，然后面向代助，象往常一样，  
从上到下仔细地打量一番。

得：脑子并不坏吧？

代助：是的，不坏。

代助一面把第三枝烟蒂放进烤手炉里，一面抬头观望那幅挂匾。

代助(默诵着)：……诚者天之道也。

得打开放在面前的茶碗盖，呷了一口茶，吃着点心。

代助也拿起一块点心。

得：他叫什么来着？喏，就是那个经常上你那儿去的小伙子……我也  
见过一两次的。

代助：是平冈吗？

得(点点头)：听说他读书不怎么样，帝国大学毕业以后，好象很快就  
有了工作，是吧。

代助：结果失败而归，现在已经回来了。

得：为什么？

代助：都是因为当初为糊口而去工作。

二人默默对坐，得似乎不想再深谈下去，再一次从上到下地对他打量  
一番。代助也没再作声。

#### 15. 同上·走廊



嫂嫂梅子（四十岁）走进画面，打开客厅的房门。

10. 同上·客厅（西式房间）

正在欣赏拉窗上部雕花隔板的代助转过身来。

梅子：哟，你在这儿哪！我的梳子掉在哪儿？找不见了。

代助和梅子一同寻找，发现梳子掉在沙发的边上。

代助（拾起梳子）：还是那样马大哈。

梅子接过梳子插在头发上，边插边说。

梅子：请坐下。有话跟你说。

代助坐在沙发上，越过坐在钢琴前面凳子上的梅子的肩膀，望见窗外晴朗的天空。

代助：多好的天气呀。应该找个地方去赏花。

梅子：你同意去啦？

代助：同意什么？

梅子（微笑地）：别装做不知道啦。爸爸带着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出门去了。

梅子轻松地站起来推开窗子。一阵柔风吹进室内。

阿缝和诚太郎（十一岁）在院子里跟狗戏谑。那是一只腿上长着长毛的硕大的西洋狗。

梅子：每次让你看对方的照片时，你总有说道，什么嘴和下巴的角度不好啦，眼睛的长度和脸的宽度不相称啦，再不就是耳朵的位置长得不对。

代助（走向钢琴）：怎么，对耳朵的位置感兴趣不行吗？

代助观看钢琴上摆着的全家福照片（包括得、诚吾、梅子、代助、阿缝、诚太郎）和诚吾、梅子合影的照片。

当代助把脸转过来的时候，梅子两眼盯着他。

梅子：这次可得下决心了，再也逃脱不了啦。

代助：别吓唬人啦。

梅子：对象是爸爸的恩人佐川先生的女儿，

代助：爸爸大概是想让我替他报答过去那次免于剖腹自杀的恩情。

梅子：这种事我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你才行。（轻轻地推一下代助的肩膀）

阿缝和诚太郎在窗外蹦跳着向室内窥视。

诚太郎：叔叔，代助叔叔！

代助（走向窗前）：垒球打得怎样，有进步吗？

阿缝：诚太郎这次拼命练习踩球。

代助：踩球？

阿缝：真的。简直是个孩子。

诚太郎：哦，是个孩子。

阿缝和诚太郎互相争吵。

梅子：你就娶佐川先生的女儿吧。

代助：嫂子你也赞成？

梅子：这不是事出有因嘛！

代助：与其根据长辈制造的理由而娶，不如根据我自己制造的理由来定终身。

梅子：那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这种理由？

代助一味苦笑，不予回答。

#### 17. 神保町的旅馆·实景

#### 18. 同上·楼梯

代助不等人带路便直接上楼，他的脸上毫无表情，但心里却忐忑不安，越往上走心里越紧张。

#### 19. 同上·走廊（二楼）

代助走来，在一间房间门前停下脚步。

这里是平冈的房间，身穿西装的平冈站在门槛边用急促的语调说话。

平冈：要是那样，那就去看医生好啦。

三千代的声音（从屋内传来）：何至于如此严重。

平冈：再不然……（发现有人在门外，便转过身来）哟，是你呀！（从他

的神色看，他显然是不太高兴)

代助不便再向他走近。

三千代从微暗的房间里伸出头观看。她的视线与代助的视线接触到一起。

三千代：长井先生……(她那苍白的面颊顿时泛起红晕)

平冈(勉强地)：进屋吧。

代助：不啦，没什么要紧的事。只是来看看你，准备出去吗？

平冈(走近代助)：是的。

代助：那咱们就一块走走吧。

在代助的怂恿下，二人走出走廊。

三千代从门内探出身子，目送二人离去。

## 20. 电车线路

强劲的春风吹起一阵尘土。

代助和平冈并肩走着。平冈眉梢的神经不停地跳动着，滔滔不绝地叙述着自己的苦衷。

平冈：本想尽快找到房子安顿下来，无奈事情太忙，一直顾不上。倒是也有人给介绍几处，不是原住户尚未搬走，就是房子还在刷浆，始终搬不进去。

代助没搭茬。

平冈：不好总去麻烦给我找职业的人或者过去的老相识。

代助(不堪忍受似的)：这么样吧，房子的事让我家的学生去办。现在处于不景气状态，找房子并不难。

平冈停下脚步，因尘土迷了眼睛，取下眼镜拭擦。

平冈：那就拜托你啦。我到那边去乘电车……

代助：我去书店转转。

平冈略施一礼，急忙离去。

代助抱着一种异常焦虑的心情望着平冈的背影。

将帽子压得很低的代助，一时拿不定主意究竟往哪儿走。

## 21. 神保町的旅馆附近的道路

代助往回走。前面有一家旅店，门前的帘子被风吹得啪啪作响。一名女服务员在门前洒水。尚未洒湿的表土被吹得四处飞扬。

代助抬头观望二楼的窗户。窗户突然被推开，代助急忙躲向暗处。

出现在窗前的是一位从未见过面的女人。代助松了一口气，又盯视了一阵子，便从原路走去。

## 22. 神乐坂附近的一家酒馆(夜晚)

代助举杯畅饮，不停地干杯。

陪酒的是熟识的艺妓小染(十八岁)和久米香(十九岁)。

小染(一面斟酒)：今晚真喝得不少。

代助一饮而尽。

久米香(咯咯地笑)：您知道猪的故事吗？

代助：猪？

小染：猪看到好吃的东西是怎样动作的，您知道吗？

向久米香递了个眼色，咯咯地发出笑声。

代助：不知道。

久米香：把猪绑起来以后，在它的鼻子前面摆上佳肴，它因为不能动弹，也会用鼻子尖使劲伸向食物。

小染：一直伸到能碰到食物为止。

久米香：别看是动物，只要诚心诚意去做，就能如愿以偿。

小染和久米香笑个不停。

代助感到恼火，便拼命地喝酒。

## 23. 不忍池畔(深夜)

喝得醉熏熏的代助蹒跚地走着。

随风飘舞的花瓣，开始时是一瓣两瓣地落在代助的身上，转眼之间越飘越多。代助不由自主地抬头观看，发现盛开的樱花树林近在咫尺。

在静悄悄的黑夜中，灯光照耀着花海，显得分外妍丽，花瓣默默地撒向大地。

代助凝视良久，情不自禁地走进树丛。

#### 24. 代助家·走廊(几天后)

三千代在门野的引导下走来。他们在客厅门外停下脚步。

代助已在那里等待。

代助：欢迎，欢迎！

三千代：呀，……

三千代进入客厅后，门野毫无表情地将门关上。

#### 25. 同上·客厅

三千代低着头坐在代助前面的一张椅子上，把纤细的双手叠放在膝盖上。她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珍珠戒指。

代助看了三千代一眼，随即将目光移向她手上的那枚戒指上。

三千代抬起头来，她那双细长而水灵的眼睛望着代助。

三千代：那天你等一等该多好呀。

代助：因为看到你挺忙。

三千代：正碰上平冈要出门。我忙我的，你待你的，有什么关系。你也太见外了。

代助燃点手中的烟卷。

代助：好久不见了，应该请你吃一顿。

三千代：今天不行。我待不了太久。

说着便弯下腰，用带着珍珠戒指的手从腰带里掏出一只小怀表。

代助一面看着那只表，一面吸烟。

三千代(自言自语地)：哟，已经三点多啦。……从别处绕了一下我才来的。

代助：这么着急走吗？

三千代：想早一点回去。

代助(笑着)：三年不见就变成一个受家庭所累的人，真没办法。

三千代(略带愠色)：人家明天搬家嘛。

代助：是吗，明天搬呀。(站起来)你对门野找到的房子中意吗？

三千代：环境倒挺安静。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代助从橱柜上取来点心盒，打开盖子，里面装着巧克力和糖果。

代助：是你爱吃的吧。

三千代象个小姑娘似的美滋滋地拿了一块巧克力。

代助走向面临庭院的玻璃门。

代助：搬家以后来多坐一会儿多好。

三千代(低着头)：我是有事求你才来的。

代助(依旧面向庭院)：有什么事尽管说吧。别客气。

三千代：能借给我一点钱吗？五百日元。(顿时觉得不好意思，脸部涨红了，手里摆弄着那块巧克力)

代助：是为了还分行经理的贷款吧？

三千代：他倒好说，什么时候还都行。是还别人的……

代助：为什么会负这么多债？

三千代：我一想起这些事就烦死了。(从椅子上站起来)都怨我不好，得了病。

代助把脸转向三千代。

代助：心脏怎么样？

三千代：嗯……有一段时期还不错，但在决定回到这里来之前的一个月又不好了。

代助没答话。

三千代(目光转向橱柜上的物品)：医生说病情并不比以前严重，瓣膜也没有毛病。

停顿片刻。

代助：借钱是为了治病吧？

三千代：药费是很有限的。

三千代悄悄地握紧手里的巧克力，不想再说什么。

一种难以捉摸的不安心情涌上代助的心头，他仔细地观察三千代苍白的面容。

## 26. 游园

这里正在进行盛大的游园活动。

园内的一隅樱花怒放，几十位衣着考究的男人和女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中有穿西服的，也有穿和服的，其中还有外国人。

穿着制服的服务员忙得不可开交。

穿起大礼服的代助和诚吾(四十二岁)夹杂在人群中，

诚吾同几位与会者围着农商部大臣有说又有笑的。

与会者甲，听说议员们终于被扯进日本糖业事件中去掉了。

与会者乙：纯属谣传。

与会者丙：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说不定我们也会受连累。

诚吾：光担心有什么用。今后是政界和实业界应该紧密合作的时代。

大家点头表示同意诚吾的观点。

与会者甲：大臣，到时候还得请您帮忙。

大臣：那好说。

诚吾从服务员手里接过一杯外国酒递给大臣。

另一方面，代助穿梭于与会者之间，时而向人们打招呼：时而用英语和外国女人搭讪，然后走向桌前取些食物，自己享用。

喝得微醺的与会者甲(象是从事新闻工作的)来到代助身旁，准备向诚吾等人表示轻视。

与会者甲：这次游园活动似乎是对那个事件筑起的防波堤。这个堤坝究竟能经得住多大的冲击呀……

代助似乎对此不感兴趣，独自喝着酒。

此刻，诚吾摆弄着挂在腹部的金怀表，慢步走来。

诚吾：哦，你来了。

代助：爸爸今天怎么没来？

诚吾：他参加诗会去了。

代助：那么，嫂子呢？

诚吾：在家招待客人哩。(掏出手绢擦汗)天气不错，就是太热了。

二人走到树荫下。

代助：哥哥，你还那么忙吗？

诚吾（用不知疲倦的口吻）：忙得厉害，真受不了。听说意大利发生地震了。

代助：报纸上登了。

诚吾：听说开进横滨港的外国船的舱底养着大蛇。

诚吾活灵活现地说着，遇到从身旁走过的与会者们时，没忘记向他们打招呼。

代助：哥哥，我有话想跟你谈，有时间吗？

诚吾（不明其意，微笑着）：时间……

代助：明天早上怎么样？

诚吾：明早要到海边去。

代助：下午呢？

诚吾：下午倒是在公司，不过，要跟人谈话，你来了恐怕也没时间好谈。

代助：那么，晚上总可以吧？

诚吾：晚间要去帝国饭店。明晚在那里宴请高鼻子的外国夫妇。

诚吾猛然发现代助撅着嘴露出不高兴的样子，便爽朗地笑着说。

诚吾：真那么急，那就今天吧。今天可以。咱们很久没在一起用餐了。

## 27. 金杉桥旁的鲭鱼饭馆，二楼

在陈旧不堪的壁龛的柱子旁边放着一个多格木架，上面仰放着两顶大礼帽。

因为是下午，店内没有其他客人，只有代助和诚吾坐在一间面临河川、敞开窗户的饭厅里。

两人喝着酒，吃着鲭鱼肝和干烤鱼。

诚吾食欲旺盛。

诚吾（接代助的话岔）：那么，你是因为那位朋友遭遇不幸，准备负责给予一些照顾啰？



代助：你看怎么样？

诚吾：你有钱吗。

代助：我是一文莫名，需要去借。

诚吾：向谁借？

代助：准备向你借呀。

诚吾一边用签子剔出塞在牙缝里的烤鱼一边说。

诚吾：但是，你的亲事问题需要谈谈。

代助一声不吭。

诚吾：父亲的提议可能是出于一种感恩思想，而我却从另一个角度考虑。

代助感到情况有些不妙。

诚吾：你知道当今搞事业最需要得到什么样的人支持吗？

代助：我怎么会知道。

女服务员送来新烫好的酒。

诚吾(自斟自饮)：是地主。日本经济的支柱全靠地主嘛。

代助：是那样吗？

诚吾：佐川家是京都拥有大量土地的资产家。向银行借款首先要有土地。

代助：如果你不想借钱给我，那就请你给平冈安排一个工作行吗？

诚吾(冷漠地)：我看算了吧。

代助无可奈何。

诚吾：对那种人只好对不起了。第一，现在很不景气。即使不管他，他自己总会有办法的。那些向我央求借钱被我拒绝的人，最后自己都想出办法了。

代助：那倒也是。嫂子暗中正在替他想办法哩。哥哥，你也太粗心大意啦。(说完哈哈大笑)

诚吾：什么？不会有这种事的。(依旧坦然地喝着酒)

28. 平冈家·附近的情景(几天后的夜晚)

一排排形状相同的简陋房屋，门与正门之间的间隔只有三尺左右宽。这象征着深刻的不景气和激烈的生存竞争。

### 29. 平冈家·门——正门

代助走来，走向正门。门旁堆着搬家时解开的草包和绳索等杂物。

### 30. 同上·门内·隔壁房间(夜晚)

在暗淡的灯光下，三千代纤细的双手不停地将笼箱里的衣物移至柜橱。柜橱上的金属环发出哒哒的响声。她从笼箱里取出色彩鲜艳的长衬衣。走廊上传来代助和平冈的脚步声，闷着头在整理衣物的三千代不禁抬起头来。

### 31. 走廊(夜晚)

代助和平冈巡视房间的格局，或许是太疲劳了，平冈不断地用手掌拍打后脑勺。

代助：房间的格局还可以嘛。

平冈：不好也没办法。要想搬入中意的房子就得多出钱啊。

二人的目光移向面积狭小的院子。那里也堆积着搬家的残物。

平冈一边敲击后脑勺一边走向起坐间。

### 32. 起坐间(夜晚)

平冈盘着腿稳稳地坐在垫子上。代助走过来坐在他的旁边。

代助：还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吧。

平冈(带有挑战的口吻)：能顺心吗？照这样下去一辈子也顺心不了。

三千代从隔壁房间走出来。

三千代(向代助轻轻点头)：前些日子……

她在二人身旁落座后，把带来的一卷红色法兰绒拿给代助看。

代助：这是什么？

三千代：婴儿的衣服。刚才从箱子底下发现这么一卷做好的衣服。(边说边解开绳子，把两只红袖子向左右摊开)

平冈：还留着这个干什么，趁早拆了当抹布。

代助不便插嘴。

三千代将衣服摊在膝盖上，弯着腰观看。

三千代(有所发现似的):做的和你的一样。

平冈:是这样吗?

平冈顺手把穿在碎白道花纹夹衣服下面的红绒贴身衬衣拽出给大家看。

平冈:这可不行,热死了。

三千代手里拎着婴儿服的两只袖筒发怔。

代助(面带愠色):夹衣服下面再穿绒的贴身衬衣,那怎么会不热。

平冈(也有点不高兴):我得脱掉,已经感到受不了。(立刻感到很热,敞开汗湿的胸前)

平冈:怎么样,好久没在一起喝一杯啦。

三千代大概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面带愁容看了代助一眼。

三千代:我去准备酒菜,你们慢慢聊。(转身向黑暗的里屋走去)

代助若无其事地望着她那纤瘦的背影。

代助:工作有了眉目吗。

平冈:咳,说有也行,说没有也行。没有就暂时闲着呗。迟早总会有办法的。

代助不想再说下去,拿出纸烟吸着。

### 33. 平冈家·后门(夜晚)

从厨房的小窗户隐约地看到屋里的灯光和三千代的身影。

### 34. 同上·厨房(夜晚)

三千代在切青菜,还炖煮鲫鱼。她手上戴的那只珍珠戒指发出闪闪的白光。

从起坐间传出喝醉酒的平冈和代助的声音。

平冈的声音:不错,我是失败了。虽然失败,但我毕竟在工作。今后也还要继续工作。你嘲笑我的失败。但是,你什么也没有干呀。你是不想实践自己的意志。

代助的声音:我没有嘲笑你。我是嘲笑我自己。

平冈的声音:瞎说。完全是瞎说。

### 35. 同上·起坐间(夜晚)

代助和平冈用肘支在矮桌上对酌。

平冈喝得醉醺醺的，把眼镜推到光秃秃的额头上。

平冈：好久没醉了。今天的心情特别好。我已经恢复到过去的平冈常次郎了，你也必须恢复到过去的长井代助。一定要这样。一定要大干一番。

给代助斟酒，酒浆溢出杯子。

代助：你一喝酒就醉话连篇，不过，头脑一般还清楚。我也说说吧。

平冈：就是嘛。这才是长井代助！

代助：这是炖煮鲫鱼吧。以前在你这儿吃过。

三千代：是哥哥最爱吃的东西。

平冈(打断话语)：三千代，你知道长井为什么不工作吗？

三千代将酒瓶放在矮桌上。

平冈(半开玩笑地)：说得夸张一点，日本和西洋的关系很不好。有哪个国家象日本这样穷得叮咣响，靠借款过活呀。

代助：到了这步田地还以一等国自居。这样受西洋压迫的国民，没有时间去想问题，所以干不出大事来。只知道想自己的事，想自己今天和眼前的事。

平冈(让三千代斟酒)：象我这样的人，整天和现实进行拼搏，哪有时间考虑那些事。我也知道日本是贫乏，是软弱，可是一工作起来就把这些都忘了。你因为有时时间去照镜子，所以才会想到这些。忙的时候。谁会记得去照镜子。

平冈拿起杯子一饮而尽。代助也跟着痛饮。

三千代(把瓶口朝向代助)：记得给上香啊！

代助一时没明白她指的是什么。

三千代(边斟酒)：你忘啦？哥哥的忌辰快到了，是在正月。

代助：可不是嘛。一晃已经四年了吧。

三千代：是的。已经四年了。

平冈：他的运气太不好了，竟会得了伤寒。

三千代往二人的小碟里夹炖鱼。

代助：管沼是个好人。

平冈：你和管沼是文学系的，只有我一个人是经济系的。

代助默不作声。

三千代：大家经常到不忍池去，哥哥也一起去过。

音乐声起。

### 36. 回忆·不忍池畔(约五年前)

阳光照射着池面，闪光夺目。

三千代蹦蹦跳跳地奔向前来。她穿着一件鲜艳的和服，宛如彩蝶纷飞。她猛然回过头看，只见平冈站在那里。代助和管沼在那边漫步。三千代感到有些失望。平冈羞羞怯怯地向三千代走来。二人并肩漫步。平冈频频向三千代谈天说地，三千代有一搭没一搭地随声附和着，但她心目中留意的是代助。

代助与管沼边走边谈。他虽然感到三千代的视线在投向自己，但不便正面去看她。三千代拿起一块小石子向池面投去。波纹向周围扩展。

装饰品商店。

代助和平冈各自在挑选礼品。代助选了一只珍珠戒指，平冈则选了一块小型怀表。二人互相瞥了一眼对方选的礼品，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平冈回过头看了一下门口，发现窗外有一顶阳伞不停地在转动，定睛一看，原来是三千代站在那里。一股热流不禁涌上他的心头。

背向门口的代助，刚一抬头便从货架上的一面镜子里瞥见三千代的身影。

樱花树林。(与以前出现过的樱花树的夜景相同)

代助、平冈、管沼、三千代款款漫步。每人都各怀心思。

樱花的花瓣洋洋洒洒的飘落在他们身上。

### 37. 平冈从前的家·大门(夜晚)

三千代摆好代助脱下的木屐。代助站在她的身后。

代助(低声地):钱还没有张罗到手。不过总会有办法的,别焦急。

三千代(背着脸):哥哥的忌辰那天,咱们去不忍池看看吧。

代助没有正面答复,穿上木屐,打开大门。

三千代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门又闭上了。

### 38. 电车线路(夜晚)

煤气灯发出微弱光线。代助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辆黄包车咯咯咯地  
从他身旁跑过。

### 39. 平冈家·起坐间(夜晚)

喝得酩酊大醉的平冈躺在榻榻米上,身上盖着一件短外褂。

从隔壁房间传来剪刀的剪裁声。

### 40. 同上·隔壁房间(夜晚)

三千代用剪刀裁剪红色法兰绒的婴儿服。嘴角上挂着微笑。

### 41. 代助家·浴室(夜晚)

代助正在洗澡。突然门野从门口探进头来。

门野:老师,水温怎么样。要再烧热一些吗。

代助:可以啦。

门野:那好。(返身离去)

代助头靠在浴槽边沿,右手压在心脏部位。在弄清跳动的情况以后,  
他闭目养神。

音乐声起。

### 42. 回忆·清水町附近的坡路(约五年前)

雨不停地下着。打着雨伞的代助顺着坡路往上走,正好碰见采购归来的  
三千代往下走。二人相遇后都停住脚步。

三千代打着雨伞的那只手拎着提兜,另一只手拿着白百合花,头上梳  
成左右两个发髻的发型。

代助连忙走近三千代。

三千代:正好从花店门前走过,所以……

代助:我正要去拜访菅沼。

二人并肩行走。

三千代上坡时脚一滑，差一点跌倒。代助赶紧扶她一把。白白百合掉在地上，代助连忙把它捡起来。二人的视线相遇。

代助从三千代的眼睛里看出她心里的激情，但马上又把视线挪开。

代助擦掉百合花上的水滴，把脸贴近花瓣，闻一闻花的芳香。

#### 43. 在青山的老家·客厅(夜晚)

梅子在弹琴，手上戴着红宝石戒指。

阿缝站在一旁一起读谱，她那淡红色的缎带不时地颤动着。

听到开门声，二人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

梅子：哟，你来啦。

代助走进客厅。阿缝跑到代助面前，拉着他的手走向钢琴。

代助：我还以为是哪位名家在弹琴哩。

梅子(笑着摆摆手)：代助，请你弹弹这一段。

梅子站起来，代助在钢琴前坐下。两只手协调地在琴上弹动。

代助：是这样吧？(说完从椅子上站起来)

阿缝：这回该我啦。(坐下)

阿缝的指法很不熟练，笨拙地弹着。

代助的脸上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微笑，阿缝象是生气似的抬起头瞥了他一眼。

阿缝：我学的是拉小提琴，不是钢琴嘛。(她继续往下弹)

梅子(对代助)：两位男同胞都不在家。能多待一会儿吧？

#### 44. 同上·西式居室(夜晚)

代助、梅子、阿缝、诚太郎围坐在西式大餐桌前共进晚餐。

长井得和诚吾的座位空着。梅子和阿缝一边进餐一边喋喋不休地说着。

阿缝(对代助)：妈妈上次让算卦的给叔叔算了一卦。

梅子：你猜卦上是怎样说的？

阿缝(迫不及待地)：说叔叔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位出人头地的人。

代助(笑着)：占卦也有不灵的时候。

梅子：可别小看占卦。因为有的人的命运就是无可奈何的。

诚太郎用完餐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枝体温表含在嘴里。

代助(笑嘻嘻地)：诚太郎，还在搞这个呀。

阿缝：还不是叔叔教给的。

诚太郎(从口中取出体温表)：真有意思。饭前和饭后的体温相差很大。真是不可思议吧？

阿缝：小孩喝了热汤的缘故吧。

代助：那是血液的问题。只要吃很少一点东西，就会加速血液循环，体温必然会上去。

阿缝：还是跟喝汤有关系。

阿缝和诚太郎议论着。

代助(对梅子)：爸爸和哥哥最近好象突然忙起来了，究竟在忙什么呀？

梅子(把话岔开)：谁知道。他们从来不跟我说……

女佣人拿着水壶走进来。

梅子往玻璃杯里倒白兰地。阿缝和诚太郎到外边玩耍。代助吸着雪茄烟。

梅子：如果谁也不肯借给钱，那你的那位朋友就得不到帮助，那可怎么办？你再伟大也无济于事。

代助无以对答。

梅子(把玻璃杯递给代助)：说到底，你对家里的人大概都瞧不起。

代助(观察雪茄)：哥哥尽抽好烟，还是马尼拉产的。

梅子：不必辩解。在你看来，你有资格看不起大家。

代助：今天你真厉害呀。

梅子(把玻璃杯伸向代助)：说的都是真话嘛，你也不必介意。不过，象你这样伟大的人，没有钱也免不了得向我这种人低头呀。

代助：所以刚才我已经向你低头了。

梅子(喝一口酒，开玩笑地)：瞧你多讨厌。你是不是有些过分啦。自己每月还得由哥哥和父亲照顾，哪有力量去管别人呢？

代助只管喝着酒，并不答话。



梅子(轻轻地叹口气)，代助，你总不至于想打一辈子光棍吧。

代助还是不说话。

梅子：别太挑剔了，有合适的就定下来吧。

代助：嫂子，我是不是非要娶老婆不可？

梅子：真奇怪，为什么那么讨厌找对象。是不是已经有了意中人啦。是谁？请告诉我。

代助不予回答，他手中的杯子映出模糊的人影，分不清是代助的还是梅子的身影。

#### 45. 平冈家·套间(夜晚)

三千代把和服的长袖用带子扎紧，然后替平冈擦背。只穿着一条裤叉的平冈盘腿而坐，嘴里念念有词地哼起民谣。三千代手里拿的是一条用婴儿服撕成的红绒手巾。她在木桶里把它浸湿，然后拿出来拧干，默默地在平冈的背上来回擦拭。

#### 46. 行驶中的电车·车内(夜晚)

代助靠在车门附近。

车轮与铁轨断断续续的磨擦声冲破寂静的夜晚。

代助注意看了一下车内的几名乘客，大家默默坐着，象鬼魂似的。

车轮呼啸般的倾轧声。

#### 47. 代助家·书房(几天后)

门野在擦煤油灯罩，不时发出吱吱的刺耳声。代助躺着阅读报纸。

门野：老师，问题严重啦！

代助没理他。

门野：是关于日糖事件。据说那个生产砂糖的公司的董事，用公司的钱收买了几位议员。

代助还是没理他。

门野：真痛快。平时架子摆得很足的议员和董事终于被拘留啦，真是大快人心。

代助对于吱吱吱不愉快的声音感到刺耳。

门野：再过两三天将会有更多的人受到调查。

代助站起来，默默地走出房间。

门野：哟，您要出门？……连续四五天净跟书打交道了，屁股都坐出痼子了吧。（他继续擦灯罩）

#### 48. 电车线路

代助双手插在衣袋里，向前走去。

#### 49. 旧书店·店内

代助漫无目的地翻阅旧书。他逐渐产生一种倦怠感。

店内陈列了一本落满尘埃的杂志《帝国文学》。

#### 50. 位于森川街的寺尾住的公寓

这是一间出租的破旧的房间。套间里放着一张书桌，头缠布巾的寺尾（三十岁）挽起袖子坐在桌前写稿。在他的身旁杂乱地放着《帝国文学》以及同仁刊物和杂志等。

代助从后面的木门进入庭院，溜溜跹跹地出现在寺尾面前。

浓眉大眼的寺尾抬起头来。

寺尾：哟！

代助：如果妨碍你工作，我就改日再来。

寺尾：别走，别走。（他取下缠在头上的布巾，走向代助）

寺尾：五五二十五，今天一个早上已经挣了两毛五。

#### 51. 附近的荞面馆·店内

寺尾狼吞虎咽地吃着荞麦面条。桌上已经放着至少五个盛荞麦面条的小笼屉。

代助边吃面条边喝酒。

寺尾：怎么样。给我的朋友办的杂志写点稿子吧。可以挣点零花钱。

代助：算了吧。最终只落得个整月摆在书店无人问津。

寺尾：象你这样能够安逸地生活，当然不成问题。但是，谁能保证总能这么安详呀。人一天不吃饭也不行。

代助：有比文学更好些的行当嘛。

寺尾：反正不能把文学当作正经的职业。

代助：那就好。努力干吧。

寺尾(喝着酒)：好什么呀。我想干点正经的事情。

寺尾高声召唤服务员，要她再拿些荞面条和酒来。

寺尾：怎么样，长井，借点钱给我吧，权当帮助我搞正经职业。

代助(玩笑地)：干正经的职业就搞不了文学啦。

寺尾突然拿起两只筷子当剑，用俄语唱出俄罗斯文学中的一段。

代助越发感到厌倦。

寺尾那歌唱般的俄语被朗读梅子的书信声所淹没。

梅子的声音：上次你特地来求援，结果未能按照你的要求办到，实在抱歉。依靠我个人的力量只能筹措到很小的数目……

## 52. 平冈家·正门内(深夜)

三千代匆匆从内室来到房门口。室内灯光灰暗，她俯身向来访者致歉。

三千代：实在对不起。我的丈夫还没……

代助的声音：是我呀。

代助站在水泥地面上。

三千代(抬起头来)，我以为是誰呢……

在朦胧的灯光下，三千代白皙的面容显得格外俏丽。

## 53. 同上·客厅(深夜)

客厅的隔扇门全部紧闭，代助和三千代在里面交谈。煤油灯发出灰蒙蒙的灯光。

代助：平冈君还象往常一样东奔西走吗。

三千代：最近一个星期不怎么出门了。说是累得很，不是在家躺着就是喝酒。……而且动不动就发脾气。

代助默不作答。

三千代：跟以前可不一样啦，脾气暴躁起来真叫人受不了。

代助从怀里掏出一张二百元的支票。

代助：本以为马上就能弄到手，结果还是费了很大劲儿……问题决

了吗？

三千代(哀怨地)：没有。怎么可能解决呢。

代助(把折叠的支票打开)：这点钱够不够？

三千代(接过支票)：谢谢。平冈会很高兴的。(轻轻地把支票放在榻榻米上)

代助(拿出纸烟)：从表面上看，我这个人挺悠闲自在，可是，一旦需要我去管自身以外的事，就会感到无能为力。

三千代将烟灰缸递给代助。

代助：如果这二百元解决不了问题，那我就再想办法。

三千代：再想办法？

代助：大不了在高利贷的借据上画个押。

三千代(急于阻拦)：那可不行。那样做必定会落到与平冈相同的处境。

代助一时语塞。

三千代：他刚到大阪的时候，开始也是很勤奋努力的。

代助对此不表态。

三千代：自从我生孩子得了心脏病以后，他就开始放荡起来……逐渐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倒也不是那种冷冰冰的人。还是怪我不好。

代助：不要这样灰心，要象以往一样打起精神来。

三千代：要是孩子活着，我至少也有个奔头。

她把目光移向夜幕降临的一片漆黑的庭院，转瞬间脸上泛起一层难以捉摸的微笑。

#### 54. 低洼地区的夜景

#### 55. 在青山的老家·走廊

代助从便门进入住宅。当他路过客厅时，看到诚吾盘着脚坐在那里喝酒。梅子待在一旁。

代助(不由自主地)：哥哥……

诚吾：怎么样，来一杯吧。(拿起面前的葡萄酒瓶晃了一晃)

代助走进客厅。

梅子拍一拍手呼唤书生，让他给代助拿一只杯子来。

56. 同上·客厅

梅子为代助斟上葡萄酒。

梅子：请猜一猜，这酒有多少个年头？

诚吾：他怎么会知道。

诚吾注视着代助喝葡萄酒的嘴唇。

代助：味道很醇。

梅子：所以才让你猜猜看是什么时代的。

代助：啊，还有时代呀。看来你藏下了了不起的好酒。回去的时候带上一瓶。

梅子：对不起，仅此一瓶。是别人送的。

梅子从盘子里拿起一块薄松饼吃着。

代助(给诚吾斟酒)：今天怎么啦。兴致很高嘛。

诚吾：你平时都是这样的心情吧。

代助：可是，对你可摸不透。

诚吾：那么难摸吗……(大笑)

代助：听说有一阵子忙得不可开交，是参与了日糖事件吧？

诚吾：……看来你对读报还是很感兴趣。

诚吾走到阳光充足的廊檐边上侧身躺下。

诚吾(看卧在院内的一只狗)：要让它运动才行，吃饱了就睡没什么好处。

代助往梅子的玻璃杯里斟葡萄酒。

代助(低声地)：对上次送来的那张支票要表示感谢吧……

梅子把食指放到唇边轻轻地嘘了一声。

诚吾(眼睛望着庭院)：今天是父亲叫你来的吧。

代助：大概又要听他的教训了。

梅子：还是小心点好，已经出现了低气压。

诚吾(脸转向代助)：注意别说荒谬的话啊。(莞尔一笑)

### 57. 同上·房檐很长的小房间

紫檀桌上摆着中国古诗集和花镜，长井得坐在围炉旁为代助烧茶。代助拘谨地正襟危坐。

得(咳了一声)：你希望得到能够使自己独立的财产吗。

代助：当然希望。

得：那就娶佐川家的姑娘吧。

代助呷着茶。得凝视代助。代助将茶喝尽，把茶杯放回原处，眼睛看着得。二人这样互相凝视了片刻。

代助：有什么必要娶佐川的女儿呀？

得顿时气得脸色发紫，放在膝盖上的拳头颤抖着。他一言不发，将代助放回的茶杯猛然推倒。

### 58. 平冈家·饭厅

平冈和三千代共进早餐。三千代替平冈盛饭。她的面容显得十分憔悴。

平冈吃着烤鱼。

三千代：你是说让我去表示感谢罗。

平冈：没有什么必要向他求救。

三千代凝视平冈：平冈继续吃饭。

### 59. 同上·房间里

三千代坐在梳妆台前，解开头绳，乌黑的头发垂在肩下。女佣人拿着梳子在她的身后伺候。三千代抬起头来，对着镜子里的女佣人说——

三千代(明确地)：替日本式的发髻。

女佣人按照三千代的吩咐细心地操作着。

### 60. 代助家·书房

在一本大字典上放着一个玻璃盆，里面养着铃兰花。铃兰花旁有一只枕头，代助在那里假寐。一只黑蚂蚁沿着代助的绒领爬到喉咙上。

代助惊醒，用右手拍打喉部，将蚂蚁撵到地上。他站起来击了几下掌。门野跑来。

门野：给你沏点浓茶吧。

代助（一面将坦露的胸前合紧）：我睡觉的时候，有人来过吗。

门野：你猜得真准。平冈的太太来过。

代助：为什么不叫醒我？

门野：看你睡得很熟。

代助（加强语调）：有客人来就应该叫我嘛。

门野：因为平冈太太还要去神乐坂买东西，说是买完东西……

代助：还会回来？

门野：是的。

#### 61. 同上·浴室

代助洗脸，还用水把头淋湿，然后从镜子里看湿漉漉的“自己”。

#### 62. 同上·套间

代助抬头望着阴沉沉的天空，随后点燃一枝香烟。

#### 63. 同上·书房（时间稍晚）

三千代走了进来。她在汗衫外而套了一件哗叽的单衣，手里拿着三枝白色的百合花。她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的。

代助：你怎么啦。

三千代没有回答，把花扔在桌子上，急忙在身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

三千代：真难受。

她笑咪咪地看了代助一眼。她的头发有些蓬乱，但也顾不得整理就把头靠在椅背上。

代助注视着她那日本式发型。

三千代（指指桌上放着的大半杯水）：那是干净的水吧？

代助：不，这是我刚喝过的……（他拿起杯子走向玻璃门，把水泼到院子里）

代助：门野，喂，门野。（拍了几下手掌，仍无人回答）

#### 64. 同上·厨房

门野笨拙地从一个锡制的茶叶罐里抓出一些高级玉露茶。<sup>1</sup>

代助走进来。

门野：先生，马上就办好。

代助：不忙泡茶，先要凉开水。

门野：好的。

二人忙于找玻璃杯，但怎么也找不到。

#### 65. 同上·书房

代助端着一碗水回到书房。

三千代手里握着刚才的那只玻璃杯，里面盛有半杯水，靠在书架旁。

代助吃了一惊。

三千代：喝了那里的水，因为我看它很干净。（回过头看了一下养铃兰花的玻璃盆）

代助：为什么喝那里边的水呢？

三千代：总不至于有毒吧。（将玻璃杯举到代助眼前，让他透过玻璃验看）

代助：如果是两三天前的水，那可怎么办。

三千代：我事先闻过了，没有问题，还挺香哩。

代助本想从三千代手里夺过杯子，现在只得作罢，便走到桌旁的椅子上坐下。

代助：心脏病还没痊愈吗？

三千代（爽快地）：这一辈子也别想彻底好啦。

她那纤纤玉手无意中弯了一下，露出那只珍珠戒指。

三千代：上次太感谢了。支票……。

代助：平冈君情况怎么样？

三千代：嗯……，报社的工作基本上定下来了。

代助：那太好了。我一点都不知道。这样，暂时还能解决一些问题。

三千代（走到椅子前坐下）：我得向你道歉。

代助不明白她的意思。

三千代：上次那二百元本来说好是用它来还借贷的，没想到搬家要支付各种费用……不过，我在向你借钱的时候，并没有说瞎话骗你。请你原谅。



代助：反正钱是给你的，只要能派上用场，那不是挺好吗。

三千代一眼望见架子上放的八音盒，不禁欣喜若狂，连忙跑向架前。

三千代：你真有好东西。

代助也站起来，打开八音盒的盖子。优美的旋律在屋内荡漾。

放在他们二人之间的桌上的那束百合花显得格外鲜艳。

三千代伸手拿起百合花，脸凑过去闻它的香味。

代助(不由自主地)：不要凑那么近去闻。

三千代：那为什么？

代助：因为……

三千代：你不喜欢这种花？

代助伸开腿，斜着身子看着三千代，脸上露出微笑。

三千代(把手上的花放回桌上)：真是烦人。特意绕道走，又碰上要下雨的样子，弄得我上气接不了下气。

代助站起来，拿起那束百合花，把缠住根部的须草揪干净，然后把它们扔进养铃兰的玻璃盆。可是，由于根茎太长，又用剪子把它剪掉一半，才重新放进盆里。

三千代：从什么时候开始讨厌这种花的？

代助不回答。

三千代(眼睛望着百合花)：你不是也把脸凑近闻过吗？

代助还是没回答

插入镜头(代助的回忆)

阴雨的坡道。

代助用手指净百合花上的雨滴，将脸贴近花瓣闻它的馨香。

八音盒发出的优美旋律。

三千代目不转睛地望着代助。

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几行水珠顺着玻璃往下滚流。

代助：这雨下的好啊。

三千代：好什么呀。我是穿草屐来的。

#### 66. 电车线路

初夏的阳光普照大地。路上的行人全都换上了夏装。载货马车和人力车匆匆来往。行商摇着清脆的铃声悠然自得地穿街串巷。

#### 67. 代助家·书房

代助看着那只玻璃盆，里面的花卉已经不复存在了。

片刻之后，他象是下了决心似的抓起一件罗纱的外褂准备出去。就在这刹那间，门野突然出现在眼前。

门野：先生，来客人啦……

代助心里不觉一惊。

#### 68. 同上·正门

代助板着脸孔来到门前。

坐在门框上戴着一顶草帽的寺尾转过脸来看到代助。

寺尾：你又在睡午觉吧。没有职业的人就是懒。究竟活着是为了什么？

代助：真是多管闲事！我倒要问问你来此有何贵干。如果是商量钱的事，那就请你免开尊口。

寺尾：你真是一个不懂礼貌的人。（他用草帽在胸前啪啪地扇起来）

他的举动有它魅人的一面，终于使代助的心肠软了下来。

代助：好，上来吧。

寺尾：我可不是闲人。（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稿子）

寺尾：需要把这个译出来。必须在两周内完成任务。有什么法子，不干就没饭吃嘛。

代助（冷淡地）：看来干劲还挺足嘛。

寺尾：所以我才从老远跑来。不借给我钱也无所谓，当然，能借更好。我来主要是因为有的地方弄不懂，要向你请教。

代助：净给我添麻烦。

寺尾，别那样冷酷无情，也应该替没饭吃的人想想嘛。对我来说是一场关系到生死的战斗。（说罢便把稿子硬塞给代助）

#### 69. 妓院里的一室(夜晚)

披着一件花里胡哨的长褂褂的平冈盘腿坐在那里。他和叫来的妓女对酌，吃着由外面饭馆送来的寿司①。

平冈象孩子撒娇似的“啊”的一声张开嘴。妓女偎倚着平冈，把寿司塞进他的嘴里。隔着拉门传来二人亲昵的声音。

#### 70. 平冈家·厨房的土地(夜晚)

一只盛满热水的脸盆。三千代褪下衣袖，露出白皙的手臂，弯着身子在脸盆前洗头发。

#### 71. 代助家·廊檐(夜晚)

代助与门野在下将棋。棋逢对手的門野特别高兴，话也变得多起来了。庭院一片漆黑，萤火虫飞来飞去，发出点点光亮。

門野(盯视萤火虫)：哎呀，真好看！

代助别有所思，似乎不曾听见他的话。

門野：过去很流行描写萤火虫，近来文人墨士已经不太对它感兴趣了。这是什么原因？

代助下了一子。

門野：恐怕是因为萤火虫已被电灯压倒，逐渐退却了的缘故吧。

代助不理他的碴。

門野：先生……先生。

代助(如梦初醒)：嗯？

門野流露出一种不满的情绪，下了一手很厉害的棋。

#### 72. 电车线路

代助乘坐的人力车在路上奔跑。风呼呼地刮着。车夫弓身弯腰，艰难地向前奔跑。代助取下头上的呢帽。

---

① 用鲜鱼、青菜或海苔等卷上米饭制成的食品。——译注

### 73. 在青山的老家·走廊—诚吾的住室

代助来到。客厅里杳无一人。代助穿过客厅，走向诚吾的房间。

纸拉门上映出一个人影，传出梅子的话语声。

梅子的声音：哎呀，那可太过分了。

代助：哥哥……

话音刚落，门已拉开。屋里是准备出门的诚吾和梅子。

诚吾穿着一件罗纱的外褂，腰带上挂着一条金链子，梅子替他把后襟整理好。

诚吾：瞧，来啦。

代助：叫我来干吗？不说清楚什么事，就派车接我。

梅子（缓和地）：代助，你今天有空吧。

代助：没什么事。

梅子：那就一块儿上某某先生家去玩吧。

代助不表态。

梅子：请我们去听舒伯特的《死亡与少女》。

诚吾（将雪茄装入衣袋）：我办完事四点钟也上那儿去。在这之前，你就和阿缝一起听听音乐。女人的魅力可是不小呀。（笑声）

代助（感觉到这是一种策略）：是这样吗？

诚吾：完全是这样。（走出门去）

梅子刚要去送他，穿着漂亮衣服的阿缝，手里拿着各种颜色的蝴蝶结走了过来。

阿缝：妈妈，我扎哪个好？这条戴上太孩子气了……叔叔，您说呢？

她转向代助。一会儿戴这条，一会儿戴那条，让代助帮助鉴定。

代助：你索性都戴上好啦。

阿缝（板起面孔）：净瞎说。您的事我可不管。

### 74. 某公馆·大厅

四部合奏的弦乐队正在演奏舒伯特的《死亡与少女》。

主人请了十几位客人来欣赏音乐，其中包括代助、梅子和阿缝。代助

听得有些不耐烦，开始四下打量客人。

诚吾来晚了，小心翼翼地坐在代助的旁边。他把脸贴近代助的耳旁窃窃私语，并指指另一个坐位。

诚吾(小声地)：就是那个人。

代助：唔？

诚吾：佐川的女儿。

代助顺着所指的方向望去。不远处坐着一位瓜子脸的姑娘，她低着头，由一位戴金边眼镜的绅士(高木)陪伴着。那就是佐川的女儿。

#### 75. 神乐坂附近的一家酒馆(夜晚)

代助在房间里饮酒。里屋的隔扇门有一扇开着，屋里已铺好鲜艳的被褥。屏风中搭着女人的和服和腰带。

有个女人在屏风背后脱衣服。不久，只穿一件贴身长汗衫的小染走了出来。

小染：长井先生……

代助干了杯子里的酒，站起来，走进里屋，随手将隔扇门拉上。

在寝具上的代助和小染。

他解开小染的窄腰带。代助一眼看到搭在屏风上的那条长长的红带子。他伸手抓住带子，慢慢地从屏风上拉下来，然后扔在屏风后面。

#### 76. 代助家·厨房

一条黑鲫鱼在砧板上跃动。门野笨拙地握着菜刀，同老太婆一起向活鱼挑战。

老太婆(只动嘴不动手)：哎呀，要按住脑袋嘛。真没用，连一条鱼都对付不了。

门野拼命压住鱼的头部，从肚子把它破开。切口处迸发出一缕红殷殷的鲜血。

#### 77. 坡道

阿缝步履轻盈地走来，手里拿着一卷东西，纸卷上还用缎带扎着，那是她刚买到的小提琴乐谱。

## 78. 代助家·房书

桌子上摊着地图和旅行指南。代助坐在椅子上，阿缝透过他的肩头瞟了一眼。

阿缝：叔叔，是去旅行吗？

代助：是礼品吗？

阿缝：您上哪儿去？

代助：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各处转转罢了。

阿缝：是吗。

阿缝把纸卷放在眼睛上当作望远镜窥视代助。

阿缝：叔叔，您什么时候娶婶婶呀？

代助看着阿缝，接着把眼睛也凑近纸卷。阿缝哧哧地笑起来。

## 79. 同上·客厅(夜晚)

代助将旅行用品装入皮包。门野走进来。

门野(站着不动)：我帮你整理吧。

代助：没事儿，不费事。

门野：先生，什么时候出发，我给你准备车去。

代助没答话，抓起帽子就往外走。

门野：又要出去吗？如果是买东西，我可以替你去。

代助：今晚不走了。

代助终于走出门去。门野感到难以捉摸，无可奈何地撇了一下嘴。

## 80. 洋货店(夜晚)

代助东看西望，挑选一些旅行用品。

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街上的夜景。

代助拿着一支牙膏走到陈列香水的货架前。看见装璜十分漂亮的香水。

代助从中挑选了一瓶有百合花标签的香水，拿在手里聚精会神地看。

从天棚上吊下的一盏煤油灯发出忽明忽暗的灯光，使人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

## 81. 平冈家·外面(夜晚)

代助走来。粗糙的板墙的缝隙露出煤油灯的灯光。代助脱下帽子。

## 82. 同上·套间

身穿浴衣、梳着西式发型的三千代，坐在煤油灯下阅读报纸。

代助从院子里走进来。

代助：啊，真悠闲呀。

三千代似乎并不感到意外，抬起头望了代助一眼。

三千代：已经读了两遍啦。

三千代叠好报纸，走去拿来一个坐垫递给代助。

代助：平冈每天都这么晚吗？

三千代微笑不语。

代助：听说去找过我一次，遗憾的是我不在家……

三千代(用团扇扇着袖子下面)：我刚洗完澡回来。

代助坐在套廊边上的坐垫上。

代助：生活费没什么问题吧？

三千代再一次流露出凄凉的微笑。

三千代：你这样想？

她把手里的团扇扔在一旁，把那双刚洗过澡的柔嫩的手伸向代助。

原先戴在手指上的那只珍珠戒指已不复存在。

三千代：实在没有办法，还请你宽恕。

代助心里不禁一阵酸楚，马上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一叠钞票数也不数就递给三千代。

代助：给你用吧。

三千代：那怎么行……

她的两只手紧紧地贴在身上，注视着代助。

代助：既然可以接受戒指，那么，也可以接受这个嘛。就把它当作纸的戒指好啦。

三千代：可是，那也太……

代助：平冈知道会挨斥吗？

三千代暧昧地摇了一下头。代助抓住三千代的手，把她拉到身边。三千代紧张得呼吸急促，低下了头。代助把钞票塞到三千代手里。三千代依然低着头，长长的睫毛不时地眨动。代助松开了手。

几乎在同一瞬间，喝得醉醺醺的平冈拉开隔扇门出现在眼前。他穿着一件白衬衫，扎着一条时髦的针织领带，洋气十足。

平冈，……你在这儿呀！

代助（欠了一下身），你也应该早一点回来嘛。

三千代背对平冈，急速将钞票塞进腰带里。

平冈，在这么暗的地方呆着干嘛！来，来，上来坐。

三千代（对二人）：喝点酒吗？还是喝……

平冈（打断地）：有谁在这种时间喝茶。

三千代默默走向厨房。代助走上客厅。

平冈，已经正式到报社工作了。

代助：定下来啦。

平冈一屁股坐在矮饭桌前，舒坦地盘起腿来。

平冈，担任经济部的主任记者。

代助（也盘起腿来）：真不简单。

平冈，我给你增添了种种麻烦，总想专程去向你表示感谢，结果拖到现在也没去成。

代助：哪儿的话……。据说哥哥的公司情况也很糟，所以很难找到让你满意的工作。

平冈啪的一声在自己的脖子上击了一掌，打死了一只库蚊。

三千代端来了现成的酒菜和筷子。

平冈：喝几杯意思意思。我请客。

代助：多不好意思。

平冈，来到东京以后不断得到你的照顾嘛。

平冈望着三千代。三千代低着头给二人放好筷子。

代助拿出一枝烟装在烟嘴上。



### 83. 代助家・书房(夜晚)

蚊帐中。穿着浴衣的代助，手里拿着香水瓶。他打开封口，往枕头上滴了一滴。还嫌不够，拿着瓶子钻出蚊帐，在屋子的四角各洒了一滴。

### 84. 同上・浴室(第二天)

代助站在镜子前，用一把很宽的西洋剃刀剃胡须。

门野略带慌张的神情跑来。

门野：您的哥哥从青山……

代助手里的剃刀停止刮动。刀刃发出微弱的光芒。

### 85. 同上・书房

诚吾坐在椅子上读报，手指夹着一枝已熄灭的雪茄。

代助抚摸擦了化妆水的面颊和下颚，缓步走进书房。

代助：啊，哥哥。

诚吾(仍在读报)：这间屋子怎么这样香？是你头上的香味吧。

代助：你在看到我以前不是已经闻到香味了吗？

让诚吾观看架子上的香水瓶。

诚吾(使劲嗅了一下)：你真够讲究的呀。

门野端来红茶，将茶放在桌上，施一礼退下。

诚吾：昨天，阿缝回家说，叔叔明天要去旅行，所以我就来了。

代助：是的。本来打算今早六点多钟就出发的。

诚吾：如果你是能够六点钟起早出发的人，那我也不会现在特地从青山赶来了。

诚吾呷了一口红茶。

诚吾：不一定非今天出去旅行吧？

代助将一片柠檬放进红茶里。

诚吾：这样吧，今天到我那儿吃午饭去。

代助未置可否。

诚吾：我现在还要到别处转转。就这样说定了啊。(边说边站起来)

诚吾：你究竟怎样打算，娶不娶那个女人？我看娶她就挺好。在女人

问题上别那样挑肥拣瘦，让人觉得就象元禄<sup>①</sup>时期的好色男子，那可不好。

代助：知道了，我一定去。

诚吾离去。代助用银羹匙舀起柠檬放入口中。

### 86. 在青山的老家·西式房间

代助、得、诚吾、梅子和高木，还有佐川的小姐，围着一张用洁白桌布和鲜花装饰起来的洋式餐桌前共进午餐。

代助穿着一套带有家徽的夏季外褂和单衣的裙子。

大家手里拿着刀叉边吃边找些话题，避免冷场。

诚吾：噢，那么，是在京都受的教育啰……

佐川的小姐几乎没有表情。

得：京都是个好地方。书画古董之类的东西也很优秀。

高木点点头表示同意。

代助的目光不时越过调味品的瓶架窥视佐川的小姐。

梅子：你喜欢看戏吗？

佐川的女儿仍然几乎没有表情，

代助：不喜欢看戏，总喜欢读小说吧。

小姐(看了代助一眼，明确地)：不，也不喜欢读小说。

代助语塞。

诚吾(无所谓地笑着)：我对小说也不感兴趣。

高木(神户方言)：她喜欢弹钢琴，以前还喜欢弹日本琴和击鼓。对啦，也会拉一点小提琴吧……。

得：那不错。

谈话中断，只听得刀叉的接触声，同时，从院子里传来犬吠声。

梅子(对代助)：味道怎么样？

代助：很好。西餐的味道。

小姐：真是不错。

传来画外的犬吠声。

---

① 江户时代东山天皇朝代的年号(1688—1704年)。——译者

### 87. 同上·门外

佐川的小姐和高木乘坐人力车离去。长井得、诚吾、梅子、代助在门前送客。不一会儿，人力车转过弯离开长井得、诚吾和梅子向家门走去。

代助不由自主地高举双手伸了个懒腰。

听到阿缝的窃笑声。代助回头观看，只见阿缝从树荫里走出来。

阿缝小跑，跑到代助面前，将漂亮的彩带系在代助的两只手腕上，宛如一副漂亮的“手铐”。

代助望着“手铐”。阿缝的两只水灵灵的眼睛盯着代助，不禁噗哧笑出声来。

正在向家门走去的得、诚吾和梅子回过脸来望着代助。

### 88. 代助家·书房

代助靠在书架旁翻阅一本大画册。那是布朗基的海港画。画着四五个体魄雄伟、赤身露体的海港工人。代助的目光从画册移开。

院子里的树木随风摇动。

桌上放着香水瓶，旁边的一个烟灰缸里，雪茄的长长的烟灰冒着紫色的烟雾。代助啪的一声合上画册随手将雪茄烟捻灭。

稍后。代助换衣服。将身上的衣服全部脱掉，从贴身内衣开始换起。他抖开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和服单衣。

### 89. 平冈家·房后

三千代系上吊和服衣袖的带子，正在浆洗衣物。听到身后有动静，她连忙回头观看，发现代助站在那里。她也许是由于受到强烈阳光照射的缘故，脸色微红，额头上渗出粒粒汗珠，脸上露出微笑。

代助(过了一会儿)：我又来了。

三千代：嗯……

代助：两天前来过一次，你不在家。

三千代把浆衣板靠在仓库旁边，用围裙擦干湿手。

三千代：我马上去把前门打开。

急急忙忙走进后门。

## 90. 同上·正门

三千代慌忙拉开门帘，打开带格子的门。

三千代：让你久等了。

三千代闪开一步，示意请进。代助和三千代并肩进入门内，二人默默地径直向后面走去。

## 91. 同上·客厅

代助进入客厅。在平冈的书桌前有一块紫色的坐垫。代助心情不太愉快地看了一眼。紧接着三千代也走来。

代助：实在对不起，在你很忙的时候来打扰你。

三千代：呆得很无聊，所以找些活干——浆洗衣服。

代助(打趣地)：你处在一种很好的地位。

三千代不予理睬，走向另一间屋子。代助的目光转向庭院。院子里杂草丛生。

三千代打开衣柜，拿出一个红色天鹅绒的小盒子，回到客厅。

她面对代助坐下，打开那只小盒子。

里面装的是代助过去赠给三千代的珍珠戒指。

三千代(略带歉意地)：还算不错吧。

代助什么也没说。

三千代马上又站起来走到隔壁房间，把纪念戒指收好。

代助眺望庭院里的茂盛的草丛。

三千代从厨房端来两瓶柠檬水和玻璃杯。

代助：上次的事情对平冈君说了吗？

三千代(低声地)：没有。

代助：那就是说，他还不知道。

三千代给代助斟上柠檬水。

三千代：本想告诉他的，因为他常不在家，所以……

三千代可能因为心跳得比平常厉害，缩着肩膀喘息着。

代助不安地看着他。

三千代(突然地):收到信了……父亲来的。

代助:令尊……?

三千代:母亲和哥哥都没有了,父亲还在,住在北海道。

代助:我都不知道。管沼也没告诉过我。

三千代:父亲很早以前就不跟母亲他们在一起。

代助喝着柠檬汁。

三千代:从前有过一些土地,日俄战争时期,受了朋友们的鼓励,做起了股票生意……为了重振家业,他来到了北海道。

三千代拿起团扇,用手指拨动它旋转。

三千代:你是多么让人羡慕呀。

代助没有勇气加以否认。

三千代:……你怎么还不结婚呀。

代助沉默不语。

三千代望着代助。代助也望着三千代。二人对视良久。

传来一阵风铃的声音。二人的心里不由自主地泛起柔情。

但是,代助在关键时刻还是克制了自己,使自己的举动不超越准绳的界限。

三千代拿起一瓶柠檬汁对着瓶口喝起来。

三千代:寂寞得真受不了,希望你常来。

## 92. 电车站(夜晚)

代助站在一根红色的柱子旁。

从黑暗的远方出现一个小小的火球,上下晃动着,迳直奔向前来。

电车在代助面前停下,车门打开。

## 93. 电车里(夜晚)

代助刚一踏上车厢,车门即刻关闭,电车随即驶动。车厢里的灯光顿时暗淡下来。代助找一个座位坐下,环顾周围,发现乘客只有自己一人。

前面是司机,后面站着一位售票员。代助虽然看不清他的脸,但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仿佛他是一名押犯人去刑场的带路人或看守。

窗外一片漆黑。

偶尔可以看到类似煤气灯的光亮象幽灵似的从窗外掠过。

铁轨的摩擦声冲破黑暗中的寂静。电车继续向前奔驰。

代助心里产生了一种仿佛前途渺茫的恐惧感。他想站起来，但又好象被紧紧绑住，动弹不得。

他心跳得厉害，汗流浹背，呼吸也急促起来，他用右手按住心脏。

#### 94. 某报社·正门

报社坐落在一条不整洁的大街上的胡同里。

#### 95. 同上·接待室

屋里并不干净，天花板显得很脏，吊着一个只有三个叶片的风扇，凉风驱散闷热的空气。

代助坐在沙发上，用手绢捂着嘴边，然后又用它来擦汗。他从口袋里取出香烟。

接待室里侧有一扇写着“编辑部”字样的门。门大敞四开，人们出出进进。

平冈从编辑部的房间里走出来。他照例洋气十足。看见代助，便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代助面前。

平冈：呀，好久不见了！让你等了半天。

代助叼着纸烟从沙发上站起来。

平冈：咱们走吧。

#### 96. 附近二流的酒馆·饭厅

酒馆的屋檐上挂着生葱。

狭小的庭院里刚洒过水，湿漉漉的。

代助和平冈的面前各自摆着盛饭菜的托盘，他们自斟自饮。

平冈：我是搞经济报道的，光这方面就有很多有趣的事实。怎么样，我来写一篇关于你家公司内幕的稿子吧。

代助：写出来大概会很有趣。

平冈(剔出塞在白齿里的食物)：仅仅写日糖事件，那是不够的。

代助未置可否。

平冈：还要写与日糖事件有关的公司。它们由于经济上受到影响，不是正在艰苦奋斗吗？

代助：有这样的事情？

平冈：不是有没有的问题。你家就是一个嘛。你也是家族中的一分子嘛。

代助：我可不是蝴蝶。可别按类别用大头针把我钉在标本上。

女招待端来新烫的酒和菜肴。

平冈摆出一副很熟识的样子，同她亲昵地窃窃私语。

女招待边笑边用眼睛向代助打招呼，随即离去。

代助(等她离去后)，我有一件事要同你商量。

平冈(以为对方催他还债，便抢先地)：我一直在张罗钱，可是现在还没办法。请再宽限几天。为此，我不打算写关于你哥哥和你爸爸的事情。

代助(嘲笑地)：你真是变了啊！

平冈没太明白他的意思，但也没吭气。

代助将杯里的酒喝干，站起来走向廊檐。

代助：(面对庭院)，三千代感到很寂寞吧。

平冈：哪有的事？她也变了很多。

现在平冈只看得见代助的脊背，他拿起酒杯自饮了一口。

平冈：你以为三千代还是三年前的三千代吗。完全变啦。(又喝了一口)

代助(依然看着庭院)：不至于，我看一点也没变。

平冈：你怎么知道？

代助不予回答。

平冈：回到家感到太没意思。这有什么办法。

代助不想对此表态。

#### 97. 平冈家·房间里

室内供着一个小小的佛坛。三千代坐在坛前烧香。

#### 98. 天气阴沉的低洼地区的风貌

#### 99. 代助家·饭厅

老太婆已经做完午饭，两只手臂支在饭桶上打盹。

门野从那里走过。他不想唤醒她，径直走向书房。

#### 100. 同上·书房

代助在桌前沉思，桌上扣放着一本他刚才阅读的书本。

门野走进书房。

门野：到外面去散散步吧。整天埋头读书对身体……

代助用手摸摸下颔，发现胡子已经长得很长，感到很不舒服。

代助欣赏着玻璃盆里栽种的红色花朵。

传来风琴的悠扬旋律。

代助将手伸进玻璃盆内，掬出一些水滴在砚台上，开始研墨。

草席上摆着一卷白纸，缓缓展开。

代助跪在草席上，手执一枝饱蘸墨汁的毛笔写下几个大字：“诚者天之道也”。

代助(默诵)：诚者天之道也。

接着，他又写了“人之道”三个字，然后又在上边加了一个极大的“非”字，变成“非人之道”。

代助(默诵)：非人之道。

代助站起来，若有所思地盯视前方，手里的那枝毛笔的墨汁往下流淌。

#### 101. 在青山的老家·门前

门前停着两辆人力车。车夫靠在车簸箕上打瞌睡。

代助从车前走过，疾步进入门内。

#### 102. 同上·房间

梅子一只胳膊撑在桌子上，手托着下颔，正在用扑克牌算卦。

代助的声音：爸爸在家吗。

代助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梅子(望着代助)：代助君，你好象瘦啦。

代助(用手摸摸面颊)：大概是因为院子里的绿叶反照的关系，所以显得瘦。



梅子(把要打出的哈欠憋回去)：我不知怎么总想打哈欠……(随即拍手呼唤佣人，向佣人吩咐一些事情)

梅子：爸爸正在会客。

代助(在梅子面前坐下)：如果时间不长，我准备等他一会儿。

梅子：谁知道呢。

代助：哥哥……

梅子把扑克牌摆好，起身走向廊檐。

梅子：下了两三天雨，青苔的颜色马上变得一片葱绿。

佣人端来一盘糯米粽子。

代助：还是那样经常不在家吗？

梅子：早上和晚上很少有在家的時候。

代助：那你不感到寂寞吗？

梅子笑着回到桌旁。

梅子：你要是结了婚，一定会总呆在家里，陪伴着那可愛的妻子喽。

她拿起一个粽子，剥开一半粽叶，递给代助。

代助：我认识的一个女人就是那样。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也为了想问一问其他女人的心情，决没有捉弄人的意思。

梅子(也剥开自己的粽子)：真的吗？那位女同胞叫什么名字？

代助拿着粽子，脸上露出苦笑。

梅子：你应该忠告那位丈夫，对妻子要多加疼爱。

代助：他要是听我的忠告呢？

梅子：那……那也没有办法。

代助：那位妻子对他的丈夫有义务遵守做妻子的道德吗？

梅子：你真是一个认死理的人。我认为那要看丈夫冷淡到什么程度。

代助：如果妻子有了相好的怎么办？

梅子：我哪儿知道该怎么办！净提些怪问题。既然有相好的，那一开始就嫁给他岂不更好。

代助拿出烟来抽。

梅子(边吃粽子边说):真奇怪。你不是最讨厌多管闲事吗?

代助和梅子沉默片刻。

代助:我准备拒绝这次的提亲。

梅子惊愕地注视代助。

代助拿着纸烟的手微微颤抖着。

书生在清理院子里的池塘,把浮在水面的树叶和其他杂物打捞上来。

梅子:你反正谁也看不上。给你介绍什么人都是白费。所以,父亲他们认为,要完满地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到有合适的人就替你定下来。……

代助(打断地):嫂子……

梅子投去疑问的目光。

代助(小声地):我已经有心上的人了。

梅子听罢,不禁目瞪口呆。

代助:我改日再来见爸爸,这样可能更好。(说完便起身往外走)

梅子:代助!

梅子奋力追赶代助,拽住他的衣服。

梅子:为什么不要那个女人?

代助:不娶就是不娶呗。

梅子(生气地):你这个人太任性了。有事总瞒着,不说心里话……连对我都不肯说实话。……

代助有口难言。

梅子(抽泣声):太遗憾啦。

代助默不作声,匆匆离去。

梅子回到桌子前面,洗扑克牌,又拿出一块镶有美丽的花边的手帕擦眼泪。

### 103. 坡路(夜晚)

2.

夕阳反照大地，周围一片鲜红。

代助向前走着，夕阳似乎也把他染红了。

#### 104. 大雨(第二天)

#### 105. 代助家·书房

代助站在廊子里眺望豪雨，雨水象一串串念珠打在屋檐上，倾泻到地面上。

代助拍拍手，将门野唤到眼前。

门野：有什么事吗？

代助目不转睛地凝视雨景，默不作声。

#### 106. 电车线路

代助穿着橡胶斗篷低头行进。他走进一家花店。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行人、马来来来往往。

不久，代助抱着一大束百合花从店里出来。他掀开斗篷，将花藏在下面免遭雨淋，然后阔步前进。

#### 107. 坡路

两辆人力车在雨中奔跑。

#### 108. 代助家·书房

百合花已经被分插在两个花瓶里，还有几枝茎被剪短后插在玻璃盆里，花瓣上还留着雨水。代助把脸贴近百合花，闭目嗅它的香味。他的右手贴在心脏部位，嘴唇从一片花瓣移向另一片花瓣。

他朦胧地意识到大门外有人力车停下来的声音，急忙睁开眼睛。

#### 109. 大门外

两辆人力车停在门外。

门野从一辆人力车上下来，打开雨伞走向另一辆人力车。

从那辆车上走下来一位撩起底襟、赤着双脚的妇女。原来是三千代。

三千代用一种期待的目光审视着代助的家。

#### 110. 同上·书房

代助站在屋子正中。

三千代走进门来。她身穿一件藏青色碎白花纹的丝绸和服，系着一条宽藤花样的单层带子。拘谨地望着代助。

代助指指椅子，示意她坐下。三千代顺从他的指点坐下。

代助走到另一张椅子前坐下。

三千代：我有什么急事？

代助：咱们慢慢地谈。

代助点燃一枝纸烟，慢慢吸着，二人屏息静气地互相谛视。

雨点打在玻璃门上噼啪作响。百合花散发出诱人的清香。

代助：那花是刚从外面买回来的。

三千代把周围的百合花扫视了一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三千代：……好香呀。

代助：为了引起跟哥哥和你在清水街时期往事的回忆，特地买来了很多百合花。

三千代没有作答，雨水从她的头发上滴下来。

代助：一想起那时的情景……你还记得吗？

三千代：怎么会不记得。

代助：你穿着带漂亮衬领的和服，梳着日本式发型。对吧？

三千代：那是东京流行的嘛。后来马上就不梳那种发型了。

代助：上次你送来百合花的时候，不也是梳的那种头吗。

三千代：哟，你观察得真仔细呀。以后就没有再梳过。

她的头发上又滴下几滴雨点。

三千代拿出手绢默默地拭擦。

代助：我一看见那种发髻，就想起过去。

三千代两颊略略泛红，继续拭擦头发。

代助起身去拿烟灰缸。

三千代（懵懂地）：那时，哥哥如果还健在的话，我现在大概不会是这样。

代助：你是说管沼如果不死的话，你将会变成另一个人吗？

三千代（恢复神志）：我不会变成另一个人的。你呢？

代助：我也一样。

三千代用纤细的手指把手绢抻平。

代助：我过去和现在一点都没有变。

三千代：……骗人。

她低着头，长长的睫毛眨动着。

代助把纸烟放在烟灰缸上，用真诚的目光盯视三千代。

代助（坦率得近乎粗鲁）：离开你我活不了。到任何时候都需要你。我请你来就是为了说明这件事。（喘息）

三千代低着头，沉默不语。

代助：请你答应我。你会同意的吧！

三千代流下了热泪。她用手帕捂住脸，无声地激烈抽泣。

代助：本来应该在四年前就向你表白。

三千代（捂着脸冒出一句）：你太残酷了。

代助：请你原谅。

代助握着三千代的手腕子，企图让她把手帕挪开。

三千代顺从代助的要求，手帕轻轻地落在自己的膝盖上。

代助：为此，我也受到了一定的惩罚。

三千代抬起头来，以不理解的神情注视代助。

代助：你结婚已经三年多了，可我还是独身。

三千代：那是你自己愿意嘛。

代助：我是想结婚，但又不能结婚。

三千代不明白他的意思。

代助：家里人不止一次地劝我结婚，但是……我都拒绝了。这次提的一个人也被我拒绝了。在你向我报仇的期间，我不能不拒绝。

三千代（嘟囔地）：……报仇。

雨声淅沥。

代助背靠书架，站在那里。

代助：我生来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犯罪是很自然的，即使犯了过错，

只要能在你面前进行忏悔，那就……

三千代破涕为笑。她站起来走向玻璃门。

雨水敲击着玻璃，宛如一面淋湿的镜子，模糊地映出三千代的姿态。

三千代凝神望着玻璃上自己的映象，仿佛要想窥视自己心底里的活动。

三千代：我……为了报复自己，所以才决定跟平冈在一起。

代助认真聆听着。

三千代：因为你什么也不不对我说，所以我恨你。……于是，跟谁结婚都无所谓……何况又是你作的媒。

从湿漉漉的玻璃上看到代助向玻璃门走近的映象。

三千代：如果一定要受惩罚的话……

代助（打断话语）：三千代！

三千代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两眼含泪，猛地转过身来，倔强地看着代助。

代助走到她的身边。

三千代：算啦，不要再表示歉意了。

二人沉默片刻，面面相觑。

三千代：不过，你还是应该早些告诉我。（说着情不自禁地眼泪汪汪）

代助：我一辈子不说出来，对你来说是一种幸福吧。

三千代（斩钉截铁地）：不，不是那样。（边说边逃到百合花旁）

三千代：你如果不这样说出来的话，我也许连活都活不下去了。

她那与百合花交相辉映的白净的面孔再一次转向代助。

代助喜上眉梢。

三千代不由自主地奔向代助。但是，就在即将到达跟前时又突然停了下来，呼吸急促，表情拘束。

三千代：真没办法。只好下决心了。

代助凝视着三千代。

二人的心里激起一阵强烈的情火。

雨点愈下愈紧，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

二人紧紧贴在一起的身影把百合花挡住了。

皎洁的月光照耀着洁白的百合花。

玻璃门四敞大开，越过花朵可以看到雨后的庭院一片寂静。

代助站在院子里凝神思索。

### 111. 不忍池畔

池子里微波荡漾，碧波粼粼。

三千代一边转动着手上的阳伞，一边走去。由于下定了“决心”，她神采奕奕，心情愉快。

她还是打着五年前的那把阳伞，步态轻盈地向前走着。

她挪开阳伞，闭上眼睛仰起脸沐浴着夏日的阳光，嘴角上露出了微笑。

一阵风吹来，三千代手中的阳伞被刮跑。

伞随风飘动，三千代追赶着。阳伞终于落到池子里，漂在水面上。

三千代气喘吁吁。

### 112. 平冈家·房间

喝得醉醺醺的平冈摇摇晃晃地逼近三千代。他似乎刚从外面回来，还没解开领带。三千代脸色苍白，背靠隔扇门站着。

平冈：过来！

一把抓住三千代，想要把她拽进里屋去。三千代挣脱逃走。平冈追赶，拦住她的去路。三千代表示拒绝，瞪着眼睛望着平冈。

平冈：你是……谁的女人？

三千代不想回答。

平冈（声色俱厉地）：那小子都为你做了些什么，今后还将做些什么？别听他说的好听，其实是最不可靠的家伙。他只不过是高价买你，根本不把你当人看，当然更谈不上对你负责。

三千代：……我不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

平冈按捺不住，抬手殴打三千代。三千代倒在地上。平冈抓住三千代

的衣襟，死命往自己身边拽。

平冈（流露出一自嘲的笑貌）：许身给别的男人，那我可……

三千代（打断话语）：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平冈，……为什么跑到我这里来？

三千代（心里感到抱歉）：事到如今再说抱歉也无济于事。

平冈：是准备一起私奔吗。

三千代：这样长期拖下去，我的身体也受不了。（注视平冈）已经下了决心，哪怕是死也在所不惜。

平冈将三千代推倒。

三千代毫不抵抗，闭上眼睛，横下一条心。

平冈粗暴地扯开三千代的胸前，掀开她衣服的底襟。

三千代的脉搏激烈地跳动着，喘息着。

平冈（手停止动作）：三千代……（情意绵绵地望着三千代）

三千代喘息着，紧闭双眼，眼泪从眼角上流下来。

平冈迫不及待地、粗暴地剥去三千代的衣服。

### 113. 乌云后面的部分月亮

朦胧月光下的低洼居住区的情景。

### 114. 代助家·庭院

代助钻进树丛里清扫落下的竹叶，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衫。

门野出现在廊檐上。

门野：先生，平冈先生……

代助抬起头来，看到门野后面表情紧张的平冈。

代助：接到信了吗？

平冈（装作愉快的样子）：天真热呀。

代助：热得够呛。

平冈：真对不住，忘记给你回信了。……因为家里有了病人。

代助：病人？

平冈：三千代嘛。



代助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 115. 同上·书房

桌子上放着两杯冰水。

平冈擦着汗，默默喝冰水，似乎故意让代助等着焦急。

平冈：她要到公司去，我替她安排好一切，没想到突然晕倒，手里还拿着领饰。……

代助还是没作声。

平冈：是贫血。……还有神经衰弱。

代助：很严重吗？

平冈：看来还挺急。你信上说的事和三千代说的事有什么关系吗？

代助拿出烟来吸。

平冈（非常冷静地）：信上说你有事要向我道歉，让我到你这儿来听听原因。

代助：平冈，你能听我把话讲完吗？等我都讲完以后，你说什么我都没意见。（看着平冈）

平冈伸手到衣袋里找烟，但怎么也没找到。代助把一盒烟放在平冈面前。

代助：我确实背叛了你。

平冈沉默不言。片刻之后——

平冈：你还记得三年前的事吧。

代助：那是你和三千代结婚的时候。

平冈：是你提出来要给我介绍三千代的。

代助：因为你告诉我说，你想娶三千代嘛。

平冈：这点我是不会忘记的。

代助在听。

平冈：那是有一天晚上，我们二人穿过上野到谷中去的时候。因为刚下过雨路很不好走。到博物馆之前，我们一直在谈。来到那座桥上时，你为我流了泪。

代助继续听他说。

平冈：我那时感到你真够朋友。我高兴得一夜也没有睡。那是一个月明之夜，一直到月落之后，我才朦胧地睡去。

代助不语，似乎也在回忆。

平冈（离开代助一点），不管怎么说，你曾经为我流过泪，为我介绍过三千代。那么，今天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声音颤抖）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呀！

代助苍白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代助：那时听到你的诉说，我是觉得为了友情，即使牺牲自己的未来，也应该满足你的愿望。我当时就是那么想的。

平冈默默地听着。

代助：但是，今天对你真正感到抱歉的，倒不是这次的事情，而是当时那种出于侠义感强迫自己去做违心的事。

平冈：侠义感？

代助：说得明确一点，就是做了违反自然的不对的事情。

平冈不作声。

代助：所以变成象现在这样：受到自然的惩罚，需要低头向你认罪。而且也需要向三千代……

代助低着头，眼泪夺眶而出。平冈转过脸去，背对代助。

代助两眼凝视自己的脚下，下决心冒出了一句话。

代助：能不能把三千代给我。

一片沉寂。

平冈冷不防地跑到代助面前，一把抓住他的衣襟。

平冈（紧紧抓住不放，声音低微地）：给你。以后给你，现在不能给。

代助耐着性子听他说下去。

平冈：三千代现在病了。病得还不轻。我不能把卧床的病人给你。在她病好以前我还是她的丈夫，我有义务看护她。（放开抓住代助的手）

代助还在听着。

平冈：既然已经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从社会的立场来说，我不可能再同你交往。我们从今天起就开始绝交。

代助点头表示同意。

平冈：不管我在与不在，你都不要再进我的家门。

代助：知道啦。

平冈坐在椅子上，两手紧紧抱着额头。

平冈（呻吟般地）：……命中注定，有什么办法。

代助无言以对，也坐到椅子上。

代助：三千代的病……万一出了问题，我希望在那之前能见她一次，仅仅一次……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要求。

平冈：到时候再说吧。

沉默片刻。代助站起来，走到平冈面前，捉住他的肩膀。

代助：难道你是想让我仅仅看到三千代的尸体吗？这也太残酷了，太残酷了。（激烈地晃动平冈的肩膀）

平冈（站起来）：那怎么会呢？

代助仍旧抓住平冈的肩膀不放。

二人象是魔鬼附体似的，横眉竖眼地面面相觑。

#### **116. 平冈家·房间**

屋内灰暗，拉门紧闭。

三千代脸色苍白，面容消瘦，闭着眼睛躺在榻榻米上。

#### **117. 在青山的老家·通向庭院的走廊**

代助在走廊上走着。

对面有一间打开拉门的小房间，待在屋里的是长井得。

#### **118. 同上·狭长的小房间**

长井得坐在中国式的书桌前书写汉诗。

得：今天参加游园会的有很多名人。你也准备去吗。

得皱着眉头回过头来，看到代助穿着一件家常衣服站在门口。

代助：爸爸，我有话想跟您说……

得：我也有话要说。（放下毛笔）

代助默默进到屋里，坐下。

长井得往烟袋锅里装烟丝。

得：我已经老了。（用手炉点烟）最近我准备退出实业界。

一边说着一边用长了疔子的手指搔脸上的疙瘩，吸着烟袋。

代助只管听着。

得将烟灰缸挪到自己身旁，把烟灰弹在缸里。

代助：我没有勇气结婚，所以只好拒绝。

得目不转睛地看着代助。代助不想再往下说。得将烟袋扔在榻榻米上。

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原来是诚吾走了进来，手里攥着一封书信。

梅子小跑般地从后面赶来，脸色苍白。

诚吾使劲地把信摔在代助面前。

诚吾：这个人你认得吗？

代助站起来，看到寄信人的地址上写有“平冈常次郎”字样。

诚吾：据说是你的同班同学，是真的吗？

代助：是真的。

诚吾：你跟他的老婆有过什么关系吗？

代助无以应付。

梅子（激动地）：代助……

诚吾从信封里抽出用卷纸写的信。

诚吾：一个叫平冈的人，给爸爸和我写来了这封信……（打开卷纸）

代助从诚吾手里夺过书信。

诚吾：是事实吧？

代助：是事实。

诚吾使劲地掴了代助一记耳光。

梅子哭泣着。

诚吾：最危险的是不懂世故人情的人。你都干了些什么？都在想些什

么！

代助无言以对。

诚吾：你平素就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人，我总认为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过来的，所以一直这样期待着。

代助默不作声。

诚吾（大声地）：你简直是混蛋，愚蠢透顶！

代助不想说什么。

诚吾：随你的便好了。对你的照顾就到今天为止。

代助默默接受。

得：滚出去！

代助鞠了一躬表示从此诀别，随即离去。

#### 119. 坡路

代助沿着坡路往上走。他好象要逃脱，又象是后面有人追赶似的，他的脚步越走越快。

#### 120. 庭园

摆着几张圆桌，上面铺着洁白的桌布。服务员忙着准备游园会。

#### 121. 平冈家·附近的小路

代助走来。前面是平冈的家。代助的心脏激烈地跳动着，他用右手按住心脏慢慢向房子走去。

#### 122. 平冈家·居室

三千代躺在榻榻米上，呼吸感到困难。她的枕边放着一碗未曾动过的稀饭，另一边放着插有百合花的花瓶。

三千代气喘吁吁地爬起来，走到隔壁房间。她打开衣柜，取出那只天鹅绒的小盒子。然后打开盒盖，把一只镶着珍珠的戒指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

#### 123. 同上·板墙外

代助站在那里，按住心脏。屋子里鸦雀无声。

代助走近板墙，背紧贴在墙板上，闭上眼睛，汗流浹背。

#### 124. 庭园

游园会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

### 125. 在青山的老家

身穿本国礼服的长井得站在廊檐上眺望庭院。

诚吾一面穿着西式礼服的上衣，一面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

梅子也穿起西式的长裙礼服，正在给诚吾纠正领带的打法。

阿缝穿着漂亮的节日服装，对着一面由诚太郎捧着的镜子，矫正缎带显得是否合适。

大家都忙于准备去参加游园。

### 126. 平冈家・居室

一瓶洁白的百合花。

一只戴着珍珠戒指的细手伸入画面，用手指抚摸花瓣的边缘。

三千代的毫无血色的苍白的脸凑近花瓣。她闭上眼睛强烈地嗅着花香，然后把花瓣送入口中。脸上流露出微弱的一线生机。

三千代抱着一种挑战的心情将百合花瓣吞入腹内。

### 127. 道路

代助孤独地走在荒凉的大道上。